

听！唱进“哪吒”电影的侗族大歌

一朵五彩斑斓的莲花正缓缓绽放，远方山谷悠悠回荡着如天籁般的吟唱……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，伴随电影一同“出圈”的，还有影片开头美妙空灵的歌声。这歌声来自贵州舞乐蝉歌乐团95后主唱杨想妮和她带领的侗族姑娘，她们用古老的侗族大歌，为观众带来独特的听觉享受。

杨想妮来自贵州省榕江县三宝侗寨，她从小在侗族大歌的熏陶下成长，6岁就会唱侗戏。后来，她考上贵州大学音乐学院，开始系统学习侗族大歌。

在大学里，杨想妮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，大家一拍即合，成立了舞乐蝉歌乐团。“乐团的名字灵感来自侗族大歌经典曲目《五月蝉歌》。”杨想妮说，之所以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

大学毕业后，怀揣着对侗歌的热爱和使命感，杨想妮回到了家乡。然而，当时的景象却让她心里一沉：“全村只有50岁以上的老人还会唱侗族大歌，愿意学的年轻人少之又少。”

“过去，侗族大歌没有乐谱，全靠代代人口口相传。”杨想妮觉得，想要传承好侗族大歌，传播手段也要与时俱进。点开她社交媒体主页，全都是侗族大歌的演唱技巧和拜访老歌师的笔记。利用周末时间，杨想妮开设公益课程，教家乡孩子学歌词、记音律。每天晚上，她还会开直播，教网友们唱侗族大歌。



“舞月蝉歌”乐团

们唱侗族大歌。

这几年，除了日常教学，杨想妮和乐团成员还尝试跨界合作，让侗族大歌走出大山。2023年，她们与一款国产手机游戏合作，为游戏演唱了背景音乐《蝉嘤歌》。在一场演唱会上，杨想妮还带领17名侗族姑娘登上舞台，为台下1万多名观众演唱侗族大歌，收获满场喝彩。“演唱会那天台下坐



杨想妮

满了人，很多观众第一次听到侗族大歌。通过这样多元的平台与创新的音乐形式，激活了民族文化生命力。这也让我深刻认识到，不能一直按照传统的方式去传承非遗，必须与时俱进。”杨想妮接受采访时说道。

“我们最得意的‘破圈’之作还是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！”2024年，杨想妮在网上收到了一份合作邀约。来到北京、签了保密协议后，她才知道自己即将为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演唱。她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但压力也随之而来：如何在保留侗族音乐独特韵味的同时贴合动画的特点？

为实现这一目标，杨想妮和电影制作团队进行了许多次头脑风暴，反复讨论如何让歌声与画面完美适配。10人乐团在录音棚里连续奋战了5个小时，终于攻克了高难度的谱子。最终呈现的歌声，不仅结合了侗语的发音，还在侗族大歌原有的“独高众低”唱法基础上，创新性地采用了高低声均衡的形式。

“只要有人愿意听、愿意唱，只要探索创新、破圈融合还在继续，侗族大歌就不会消失。”杨想妮信心满满：“现在，侗族大歌可以‘活’在手机里、‘炫’在舞台上、‘唱’在银幕上！”她希望通过与更多现代元素的跨界融合，让侗族大歌唱到更多年轻人心头，唱得更加嘹亮。

来源：人民日报（作者：黄娟）

以原著为基础，设计故事脉络

和剧版《北上》比起来，原著中故事时间跨度极长，但当代部分内容较少，情节相对简单。

因此，赵冬苓接到剧本写作任务后，面临着一个难题：如果背景是当代的话，那么很多故事都得重新创作，否则从戏剧角度来看，无法形成真正的戏剧冲突。

于是，结合原著的架构，赵冬苓在剧本里设置了“六家人”的叙事脉络，通过这六家人的经历去讲故事，同时展现谢望和等人的成长历程。

在创作过程中，赵冬苓曾经发现一个问题，即原著中有一个女性角色马思艺，但很难承担起“女一号”的分量。几经考虑，她决定在剧本里创作夏凤华这个人物。

她心目中的夏凤华，是一个从小被人忽视的女孩。“她的性格非常单纯，甚至显得有些‘晚熟’。夏凤华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的姑娘，一个人慢慢成长，成为一位很强大的女性。”

“夏凤华这个角色，完全是从创作角度出发创作出来的。”赵冬苓同时提到，并不存在为了演员去专门创造角色的情况，大概是剧本定下来一年后，才确定由演员白鹿饰演夏凤华。

《北上》开播后，她看了两集。“从《警察荣誉》开始，我才知道了白鹿这位演员。对于导演在剧中塑造出来的夏凤华，她的表演非常好，我也挺满意。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孩。”

高度还原，书写家庭命运变迁

赵冬苓从小在济宁长大。大运河蜿蜒流过，上初中时，她经常会在放学后跑到运河附近玩，很多儿时的光影也就此深深烙在了记忆之中。

《北上》讲的是运河人家的故事，对赵冬苓来说，写剧本如同实现了一次精神上的回溯。

她想起了运河沿岸的风光。“老运河两侧有很多商铺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巷子



《北上》剧照

回应观众“显微镜式追剧”

《北上》编剧赵冬苓：是压力也是动力

“船来啦！”伴随着清脆的童声，电视剧《北上》中六家人的故事拉开帷幕，不少人随之开启追剧模式。

剧中的夏凤华是个怎样的人？年代剧如何高度还原生活？带着上述问题，记者采访了该剧编剧赵冬苓。她透露，夏凤华是剧本中的原创角色，这个人物性格很单纯，本性善良，有些“晚熟”，但是也在逐步成长，最后成了一位很强大的女性。

《北上》开播至今，赵冬苓一直关注着观众的评价。“现在流行‘显微镜式追剧’，对编剧的创作来说，这是压力也是动力，提醒我们必须注重细节，尽可能不留漏洞。”

叫竹竿巷，店里卖各种竹子做成的器具，从南方运过来，再通过大运河运走，这些就是我的少年时代。”

长大后，她离开了家乡。后来，为《北上》写剧本时，赵冬苓和导演姚晓峰、原著作者徐则臣一起去采风，所见所闻结合头

脑中的运河记忆，共同化作剧中的生活日常和人物故事。

年代剧里有时代变迁，也有家长里短。赵冬苓把《北上》的背景放在“千禧年”，从京沪高速铁路通车写起，剧组拍摄时使用了一些特定文化符号，比如QQ以

及当时的流行歌曲。

“剧中有个细节，是出现了李宇春的歌，是导演加上的。”这让赵冬苓一下子想到了“超女”流行的年代，大家都拿着手机发短信为偶像投票：“看到这段时我很惊喜。”

从内容节奏到美学呈现，她解释，这次主创团队也在做一种艺术探索：不依靠“强情节”取胜，而是完全书写时代大潮中每个家庭的命运变化，依靠对生活的高度还原去吸引观众。

从生活出发，避免“悬浮感”

其实，对现实题材的影视剧来说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，即“如何避免悬浮感”。

作为编剧，赵冬苓非常不喜欢“悬浮感”。“所谓‘悬浮’，就是没有生活，只是根据某种戏剧逻辑去推理，比如几分钟要打一个耳光等，以此调动观众的情绪，使他们愿意追剧。”

这样情节浮夸的剧目，或许能够一时给观众带来新鲜感，但却未必能长久。赵冬苓认为，有“悬浮感”的作品最容易被AI替代。

“现在DeepSeek很火，它的阅读量极大，可以据此轻松地写出一个剧本。”但赵冬苓发现，问题就在于DeepSeek阅读的海量剧本可能有好有坏，并未经过筛选。

所以，她认为，从理论上来说，这就很可能导致DeepSeek“好的也学，坏的也学”，最后写出来的会是那种特别套路、特别符合“反转”规律的作品，独创性没那么强。

对于编剧来说，想要写出好剧本，就不能一味迎合市场和观众，而是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去创作，才能最大限度避免“悬浮感”。一部好剧，即便没有流量明星，也能收获一票“死忠粉”。

不成名不要紧，关键是要把生活过好，这是赵冬苓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态度，同样慢慢渗透在日常创作中，一点“悲悯”加一点“理想主义”，这是她在创作中始终坚持的东西。

据中新社